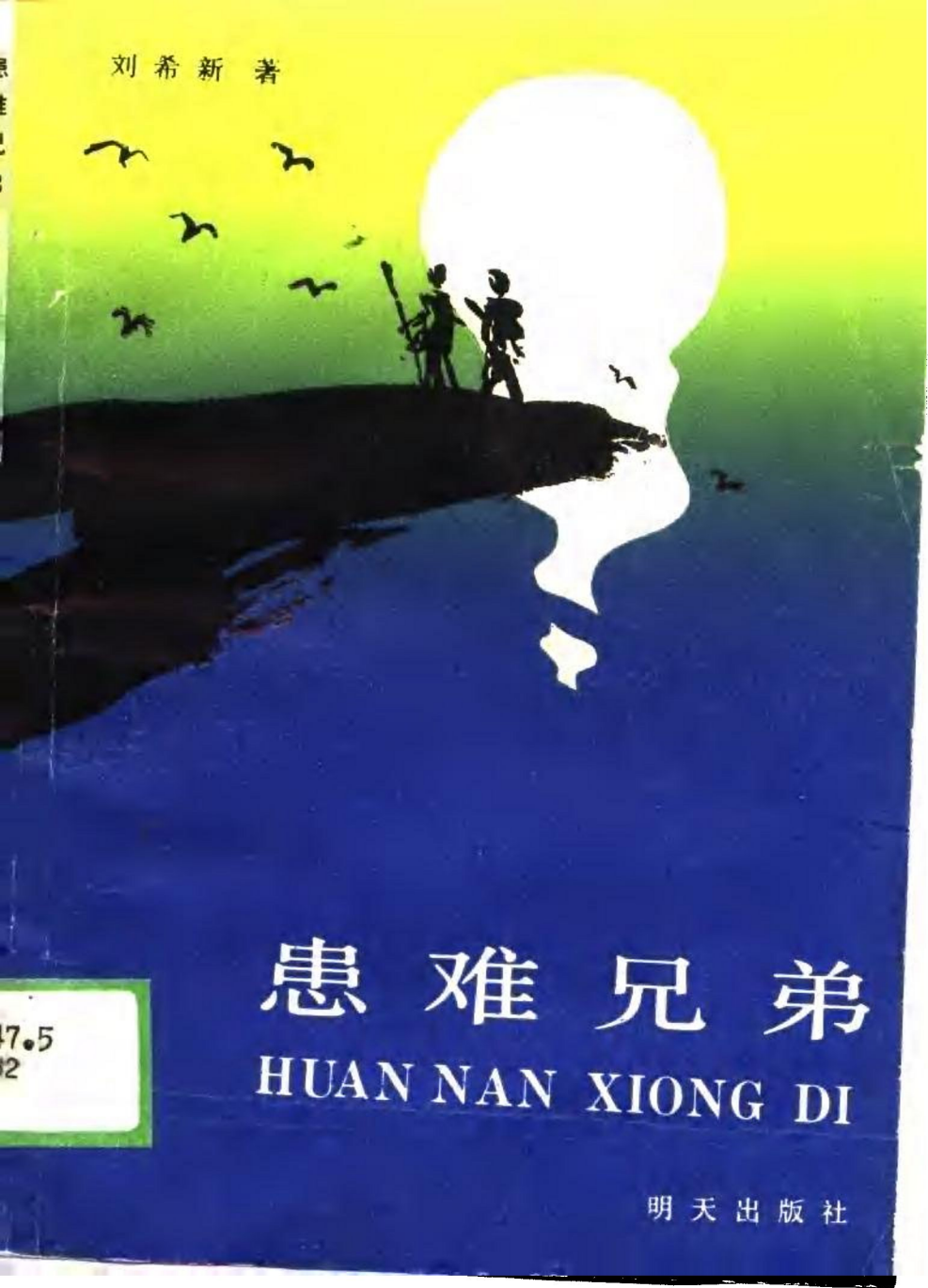


刘希新 著



患难兄弟

HUAN NAN XIONG DI

明天出版社

患难兄弟

刘希新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95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78

ISBN 7-5332-0524-3

I·72 定价: 1.2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抗日除奸的小说。描写了在曲折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恒山庄一对孪生兄弟兴兴与旺旺的苦难经历和他们在党组织的关怀培养下的成长过程。本书对生活在今天的少年儿童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故事生动，读来感人。



担山庄有对双胞胎，大的叫兴兴，小的叫旺旺。庄里不管男女老少，都知这小兄弟俩不满十岁，就认许多字，会讲好多有趣的故事，能背诵不少古诗和歌谣。

小小的孩子，肚里就装这么多学问，自然要博得众人的钦佩和引起一些议论。有说这俩小家伙有出息，长大以后定会成为好样的。有说要兴科举制，待个十年八载，他俩即便不中状元，也准能考个秀才。议论时，人们又总是把他俩跟他们的父亲联系到一起。说啥，有个能干的娘，不如摊个识字的爹，要是他俩没个有才能的父亲，长进得决不会这么快。为这事，村里的杨医生还曾很有感慨地做了四句诗：响鼓需用重槌敲，好孩需要严父教，爹老满肚是墨水，家小文章岂能少。

诗文里所说的“爹老”，指的是兴兴和旺旺他父亲康立安。

提起康立安，凡是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早先他在河口镇小学教书，后因抵制日本鬼子的奴化教育，结果被汉奸校长辞退。回家后，白天他下地干活，晚上教两个孩子读书认

字。不到三年的工夫，使兴兴、旺旺达到现在的程度。

虽说这样，康立安对他俩的学习不仅没放松，反而抓得更紧。眼下时值年末，年内的课本已教光，接着，他又根据孩子的心理要求，连着打了几个通宵，专门编写了十多首通俗易懂的儿歌，作为补充教材，想利用年前这段冬闲时间，逐首教给兴兴和旺旺。这天刚开始，正好遇上河口镇赶大集，妻子让他去集上走一趟，买点过年用的东西。为了不因这事耽搁课程，走前，他将日内的授课内容准备好，然后把兴兴、旺旺叫到跟前，指着誊抄在小黑板上一首题为《老鹅谣》的儿歌念道：

黑老鸽子黑心肠，
干了坏事窝里藏，
忽听外面枪声响，
一头扎到猪腩上。

兴兴和旺旺听了，露出欢欣的笑脸。看表情，他俩对这首歌谣很感兴趣。

安排好课业，临走，为鼓励兴兴、旺旺好好的学习，立安还说要从集上给买回些爆仗。

康立安不在跟前，旺旺依然如故，兴兴却产生了一种非同往常的心理。他想，父亲去集上，时间可由自己支配，用不着再受任何约束。想到这些，他兴奋得跃身站起，在炕头上蹦跳起来。

“你疯了？”旺旺见兴兴着魔般地狂蹦乱跳，提醒说，“爹刚走，你就胡闹。等他回来，你想不想要爆仗了？”

“当然要。”兴兴天真地说，“他不在眼前，我这样，他不会知道。”

“哼！你想得怪好。”旺旺朝外屋瞥了一眼，凑近兴兴，“你没见爹临走时，跟妈嘀咕老长时间？他准是对咱不放心，让妈在家看着点。”

“是吗？”兴兴想了想，立时老实了。

在外屋做活的母亲，听到炕上有动静，待她做完手头的活赶过来，这时兴兴早已安静下来，正坐在那里出神，她便责备说：“你不好好认字，在发什么呆？”

“我……”兴兴把小头一歪，回答说，“我在用心琢磨俺爹编这歌谣是个啥意思。”

“噢——”母亲信以为真，没再吱声，转身又回到了外间屋。

“咱还是老老实实地学吧。”旺旺爬起来，用铅笔指着小黑板上的“鹅”字说，“这个字真难写，你说怎么才能记得准写得快？”

“等我想想看。”兴兴答应后，手托嘴巴，面朝“鹅”字，聚精会神思索起来。过了一会，高兴地说，“有了。”

“快说。”旺旺仰起脸，急切地等待着。

“你会写‘舌’字？”

“会。”

“你会写‘鸟’字？”

“也会。”

“这就好办了。”兴兴告诉说，“你把这俩字并到一块，不就成了‘鹅’字？”

“我明白了。”旺旺说，“照你这法，一想就会写。”

“不过，你可千万不要粗心大意，把它俩安错了位。”
兴兴叮嘱。

“没问题。”旺旺轻松愉快地说。

“那好了，咱今头午就学到这里。”

“下余时间干啥？”

“到河上滑冰。”

“妈妈能让？”

“咱想办法。”

“啥法？”

“你听我说。”兴兴对着旺旺的耳朵，轻轻地说，“你没看出，不管咱爹，还是咱妈，啥事都得顺从着咱爷爷。这事，我看只要让爷爷发个话就行了。”

旺旺迟疑地说：“恐怕爷爷不肯。”

“你别管了，看我的吧。”兴兴自信地来到爷爷屋里。患病的爷爷正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凑到跟前说，“爷爷，怪不得你咳嗽得这么厉害，原来炕太凉了。你等着，我去拿柴禾来烧烧。”

“算了吧。”爷爷阻止说，“冷天还长着哩，柴禾不多，要省着点。”

“你不舍得烧现成的，要不……”兴兴终于找到了话茬，“我和俺弟弟出去打些干树枝给你烧炕。”

“乖孩子。”爷爷抚摸着兴兴的头，“你真懂事。”

“你说行吧？”兴兴紧接着问。

“愿意干活是好事，爷爷我那能不让。”爷爷答应后，又关心地说，“不过，出去时要加点衣裳，大冷天别冻着。”

“不要紧，活动起来就热乎啦。”兴兴赶忙叫着旺旺，

登登跑出屋。

来到院里，兴兴吩咐旺旺挎着捡柴篓子，他找根准备打树枝用的榆木棍拿到手里，两人急忙往外走。

腊七腊八冻死狗，三九四九冰上走。

进了腊月门，担山庄这一带，北风凛冽，天寒地冻，河水断流，结出一层厚厚的冰。一到这时候，身上火力旺盛、精神饱满的孩子，不畏严寒，成群结伙到河上滑冰、打木猴、拉托托，做五花八门的冰上游戏。今儿，待兴兴、旺旺赶到，河上已集聚一群孩子，玩得正起劲。见状，兴兴踏上水晶石般的冰凌，恨不能一步滑过去，加入同伴的行列，尽情地热闹一番。可是，当他滑出不远时，猛一转身，见旺旺站在河边冰上，身子东晃西歪，没等挪步，光想摔倒。这一来，不管兴兴怎么喊叫，旺旺说啥也不往里走了。这可咋办？兴兴想，两人一块来了，如果光自己到冰上玩，把弟弟撂在河边，连个作伴的都没有，那有多孤单。在兴兴正要给弟弟壮胆时，搁放在眼前的柴篓和榆木棍，突然使他开了窍。让弟弟蹲到篓子里，我拖着他滑冰不行吗？这样，他不仅不会感到害怕，还会觉得有趣。

兴兴马上说出了他的想法，果然，旺旺嘻笑着接受了。兴兴用木棍头牵引着旺旺在冰上转开了弯兜起了圈。其余小伙伴跟在后头凑热闹，河上的声浪达到了高潮。旺旺坐在篓子里美滋滋的，不断发出嘎嘎的笑声。

临近傍晚，太阳带着疲倦的面容，渐渐西沉。在冰上玩耍的孩子陆陆续续散去。时到如今，兴兴、旺旺这才想起捡柴的事儿。

“哥。”旺旺挎着空空的柴篓，跟在兴兴身后说，“你看，咱光贪玩，忘了正事。天快黑了，连根柴毛都没捡到，这可怎么办？”

“慌啥。”兴兴领着旺旺，沿着河边向村头走去。

“你想回家，不捡柴啦？”旺旺问。

“捡。不捡，回去咋向爷爷交差。”兴兴说。

“庄里哪有柴？”旺旺疑惑。

“有。”兴兴说。

这时，兴兴领旺旺来到一棵白杨树下站住，仰望着上面一个大老鸹窝说，“你瞧！要是把它捅下来，准能装满满一篓子。拿回去，最少也能给爷爷烧两次炕。”

“嗨！”旺旺明白了，“你还怪能想门道。”

兴兴把木棍别在腰带上，两脚踏到旺旺肩上，双手搂抱着树干。旺旺缓慢地站起来，把他送到树半腰。然后，兴兴身子一弓一伸，脚蹬手抓攀上了树杈杈，接着又朝挑着老鸹窝的树干上爬。仅碗口粗的树干，被压得摇摇晃晃，结果惊动了窝里的老鸹。只见两只黑老鸹扑扑楞楞飞出来，忽煽着翅膀，打着旋，向远方逃去。

冒着风险，兴兴好不容易爬到接近老鸹窝的地方。不料，就在这时，冷不丁传来一阵叫骂声。接着，又听弟弟在树下仰脸喊：“哥！快下来，秦财主来啦！”

“秦财主来啦！”这话，兴兴仿佛不只听过一次。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只要一哭闹，母亲总好拿这话来吓唬。当时，在那朦胧的意识里，以为秦财主是专门吃小孩的妖怪。后来逐渐长大，这才知道秦财主名叫秦甫，家里不仅有许许多多房子和地，同时儿子还是河口镇炮楼里的伪军队长。他

依仗着有钱有势，横行乡里，无恶不做，成为当地的一条地头蛇。所以人们背后称他蛇二爷。这回，秦财主真的来了，兴兴虽不像娃娃时那么害怕，但想到他的厉害，心里也有几分胆怯。他从颤颤乎乎的树干上慌忙回到树杈上，居高临下四处张望，果然发现蛇二爷头戴猢狲帽，身穿长袍马褂，脚蹬高底靴，气势汹汹地朝树下走来。他见下树已经来不及，只好呼喊弟弟快躲开。

“哥！”旺旺不想单独走，等待兴兴下来。

“看你呆头呆脑的。”兴兴用棍子敲着树干，心急火燎地说，“还不快走，秦财主到你身边了。”

旺旺慌了，猛一回头，发现蛇二爷的身影在背后晃动，吓得撒腿就跑。

“站住！”蛇二爷喝唬，拔腿要追。

“喂！”兴兴生怕弟弟被捉住，他坐在树杈上引住蛇二爷说，“你别跑坏了老腿老胳膊，我在这等着，有啥事就说吧。”

“小崽子！”蛇二爷恶狠狠地骂了句，“你竟敢到我树上捅窝逮鸟，想找死？”

“黑老鹅是坏鸟。”兴兴说，“咋！捅它的窝，你心痛？”

“胡说。”蛇二爷气得脸发青，“等你下来，我把你的爪子剁了去。”

“你不敢。”兴兴说，“你要是剁掉我的手，我就天天跑到你家里吃饭，让你把我养活到老。”

“好小子，想得还怪美。”蛇二爷又吆喝，“快给我下来。”

“别想。”兴兴逗引说，“有本事，你上来。”

“什么？”蛇二爷气极败坏，“我扔石头打你这小王八

羔子。”

“我不怕。”兴兴依仗着他高高在上，毫不在乎地说，“扔炸弹才好哩。”

“看你怕不怕。”蛇二爷转身找石头没找到，顺手从地上摸起块土圪垯，趔歪着身子踮着脚，奋力扔向树杈。那知，兴兴早已防备好，只见他眼尖手快用木棍猛一挡，“嘭”的一声，土圪垯被击碎，泥土落到了蛇二爷的头上。

“嘿嘿！”兴兴忍不住地笑了。

“你等着。”蛇二爷窜到一边，眯缝着眼，在想鬼主意。

蛇二爷的毒招来得也快。他颠颠跑到附近的柴堆上，找回些满枝都是刺的棘棵，气乎乎地捆绑到树腰上，咬牙切齿地说：“这回，把你小子困到上面，不冻成冰棍才怪呢。”

缠完棘棵，蛇二爷见兴兴蹲在树上不动弹，以为他这毒招挺管用，于是便得意洋洋回家去，打谱在家里暖和一会儿，然后，再出来看个究竟。

蛇二爷离开，兴兴赌气地想：今儿，我非把这棘子阵破了不可。若是破不了，宁肯跳下去摔断胳膊腿，也不活活被冻死在树上，让蛇二爷看笑话。开始，他想滑到树半腰，用棍子捅掉棘棵，扫除下树障碍。但朝下一打量，见下到树腰后，一手握棍，剩下另手，根本抱不住树身。这法不行。

接着，他正要继续想法时，突然想起怀里揣着盒火柴。这是他曾想准备下，等待放父亲买回的爆仗。

哈！天无绝人之路。他心头一喜，立即从怀里摸出火柴来，抽出一支划着，然后小心翼翼地朝棘棵上抛撒。不料，没等落下，半空里被风吹灭。一次不成，接着又来第二

支。结果，这回更气人，火柴落到棘棵上没点着。兴兴急了眼，索性从盒里掏出一把火柴，捏到一块猛一擦，只听哧啦一声，火柴燃烧，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硫磺味。趁火柴燃旺的时候，兴兴对准棘棵撒了下来。嗨！这回终于成功了。火苗经风一吹，瞬息间变成火焰，没用几分钟的工夫，捆绑棘棵的草绳被烧断，偌大一个火团跌落到地上。

兴兴双手抱着树身，两脚蹬着树皮，从上面滑了下来。趁蛇二爷不在，他撒腿要跑，忽然一阵强风掠过，把火团卷出老远。为防止火团刮到近处的房屋或草垛上引起火灾，兴兴便追到跟前用棍子扑打。待他把火焰扑灭，抬脚要踩残存的火星时，旺旺领着父亲急急慌慌赶了过来。

“兴兴，你怎么玩火？”康立安瞅着余烟缭绕的灰烬，不摸因由的责备说，“你也太淘气了。”

“爹，我没玩火，是……”兴兴面对父亲的责备，一时不知怎么解释。末后只好把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父亲了解情况后，拉过兴兴的手：“好孩子，你干得对。”

“对个屁！”突然间，蛇二爷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指着康立安愤愤地说，“那有你这种人，自己的孩子干了坏事，不管教，还一个劲给打气。”

“坏事？”康立安质问，“啥坏事？”

“捅我树上的鸟窝。”蛇二爷好象占住了理，口气硬梆梆地，“你装什么糊涂？”

“捅鸟窝有啥错？”康立安想到蛇二爷的行径，气愤地说，“看你对孩子这恶毒劲，就是捅了你，我看也不算过

分。”

“简直是胡说八道。”蛇二爷露出恶棍似的面孔，凶神般的模样，“怪不得这俩小东西胆大妄为，如今我才明白，这跟你有关系。”

“噢！这又扯拉上我了。”康立安毫不示弱，“瞧你这么一把年纪了，还挺能胡踢乱咬。你就不怕踢断了腿咬掉了牙？”说罢，领着两个孩子抢身离开。

这下，可把蛇二爷气坏了。听后，他血冲脑门，额暴青筋，鼓瞪着眼望着康立安的背影，暗暗发恨：好小子，你别狂，老子以后轻饶不了你。别忘了，我家少爷挎的是洋刀。到时候，割你的舌头算是手下留情，高了兴，要把你的脑袋开成瓢。

二

八路军真会选时机，不赶早，不赶晚，单单赶到除夕夜，把刚刚印出的《战斗》报，当作“年礼”，登门送给蛇二爷。

这期报纸，内容丰富，版面活跃，带有喜悦的气氛，具有节日的特色。上面除了登载些歼日寇灭伪军的胜利喜讯外，还辟有新春画栏。在这专栏里，年画、漫画、速写、小品，一应俱全。众多的画幅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不知哪位巧手，只用简简单单几笔，就勾勒出两条人面似的毒蛇，向身佩洋刀的鬼子点头哈腰，活现出一副十足的汉奸奴才相。

画下落有四个字：认贼做父。

从画面的形像看，这显然是对蛇二爷和他儿子投靠日寇甘当汉奸的写照。蛇二爷看了，自动对上了号，气得他脸色发青，肚子鼓得像是蛇吞蛤蟆，发誓一定要儿子跟八路算这笔账。

蛇二爷他儿子叫秦富，是个远近有名的二鬼子队长。看

长相，跟他老子没啥区别，要论肚子里的毒汁，远比他老子多。所以人们恨之入骨，把他也打入蛇类。蛇需要有个名堂，开始大伙喊他小蛇，后来有人认为这样表明不出这家伙的厉害。于是便依据他的本性和走着坐着腩上总是挂搭着颗匣子枪的特点，在“蛇”字前面加上了个“响尾”。

正月初一这天，正当蛇二爷满腹怒气没处发泄时，响尾蛇带着两个护兵回家给他拜年来了。见面后，响尾蛇也没看他老子是个啥模样，兴致冲冲地问：“爹，你老人家好？”

“好个屁。”蛇二爷噉地声站起来，甩着衣袖，“这个年，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爹！”响尾蛇凝望着蛇二爷探问，“大年初一，是谁惹你生气了？”

“还有谁！”蛇二爷拿出从门上揭下的报纸，抖着说，“我他妈的快叫八路气死啦！”

“噫！”响尾蛇眼看报纸，面带惊色，“土八路竟敢这么狂。”

蛇二爷伸手敲打着《认贼做父》的漫画说：“你看他们把咱糟践成什么样！”

“这是哪个混蛋画的？”响尾蛇敏感的看出这画的用意所在。

“哼！”蛇二爷奸声奸气地说，“我能猜得出这事跟谁有关系。”

“是吗？”响尾蛇说：“只要找到线索，咱就来个顺藤摸瓜。”

“这码事，我看准是康立安那孽种私通八路干的。”蛇二爷说，“要不，单凭八路，决不会这么摸底。”

“喔！”响尾蛇立即联想到康立安往年在河口镇任教时

的抗日行为。认为他过去都敢跟皇军闹对立，现在干这种事并不出奇，于是问：“抓没抓到把柄？”

“这个嘛！”蛇二爷捻着他那山羊胡子，说道：“昨夜，这报纸刚出现，康立安那两个小崽子，一个躲到一边盯梢，一个偷偷摸摸藏到咱门前放鞭炮，劈哩啪啦，连着就是几百响。我看这不是巧合，分明是康立安这混蛋的精心安排。”

“唔！还有这一出。”响尾蛇坚定了他已有的想法，阴阳怪气地，“好嘛！”

“我看到了该收拾他的时候了。”蛇二爷不失时机地指着儿子屁股后的匣子枪唆使说，“干脆，你用这家伙去狠狠敲打敲打他。要是不老实，不用客气，就给他粒花生豆吃吃。”

“这……”响尾蛇思量着说，“众目睽睽的，有点太显眼。”

“怕啥？”蛇二爷白了儿子一眼，“他对咱一点儿不留情面。对他，你还考虑那么多干啥？”

响尾蛇默不作声，反剪着手，在屋里绕来转去。

其实，响尾蛇不是在犹豫，而是在琢磨鬼点子。经过反复考虑，他准备故技重演，决定运用当初对付手下副官杜金月那绝招来对付康立安。主意拿定，便停下脚步跟他老子说：“为了让咱好看，让他体面，还是来个仇将恩报吧。请他到我手下干个差事，这有多好。当小兵小卒他若嫌弃，就给个副官一类的头衔。”

“简直胡扯淡。”蛇二爷对儿子的用心没理解，火冒三丈。

“爹，你先别急眼。”响尾蛇伸过头，对蛇二爷如此这般嘀咕了一番。

“厉害。”蛇二爷挑着大拇指，“一举两得，好一个高明的计策。”

响尾蛇惟恐时间长了，他的诡计走漏了风声，传到了康立安的耳朵里。所以当天下午，便脱掉身上的二鬼子皮，更换上便衣，显出一副文静的面孔，打着拜年的幌子，满面笑容地向康家走来。

来到门前，伸手刚要敲门，上面红彤彤的对联，立刻引起他的注意。

左看：八方生光

右瞧：四方生辉

看后，响尾蛇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很快罩上了一层阴云。凭着他惯有的敏感与疑心，没动多少脑筋，当即将“八方”理解为八路军，把“四方”跟新四军作了联系。至于“生光”也好，还是“生辉”也罢，他自然要把这看成是颂扬共军的词句。

作了这一联想与理解后，他怒从心中起，真想一脚把门踹开，进去拿康立安问罪。但随后又一琢磨，觉得这样未免有点太莽撞。暗想，不管康立安的用意何在，既然他敢公开这么干，肯定他会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解释。想到这些，他把心中升腾起的怒火平息下来，轻轻地敲响了门。

吱呀一声，门开了。走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康立安。

“立安哥，你好？”响尾蛇松动着脸上的皮肉，上前拉过康立安的手，显得非常亲切。

“咦！是什么风把你刮来啦？”康立安跟响尾蛇的年龄